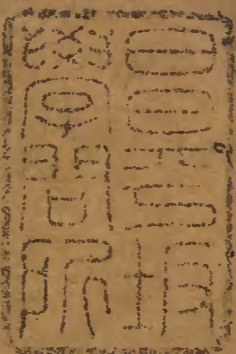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紀八之十



			八	漢
		七	七	書
		六	九	門
	九	六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八	漢
九		十	書
函		五	
一	四	〇	
二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750
冊數	40 ( 6 )
函號	279 4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八

高祖本紀第八



華亭

徐孚遠

文章文庫

陳子龍

測議

按篇首  
書高祖  
追稱之  
也及叙  
其始事  
則稱劉  
季及得  
沛則稱  
沛公及  
王漢則

高祖漢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沛豐  
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季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徒  
後沛為郡字季索隱曰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  
豐為縣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  
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  
即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後  
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  
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

已也

史記

高皇本紀

一

劉媪



稱漢王也。然亦因昭靈大澤之夢推而上之。又為附會語也。

母曰劉媪。文頰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左

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含始遊洛池。生

劉季。今近有人云：母媪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

古碑文，其字分明作媪。字云：母媪氏，貞與賈膺復徐

於何。賈賈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

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

於是丹蛇在水，自灑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諡曰

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小黃立陵廟。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

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寧有劉媪本

姓實存史遷，皆不詳載。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

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日長準，蓋鼻高起，高祖感龍而美須髯。左股有七十

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髯，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智龜背

其表龍顏。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服虔曰：常有

多黑子。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為泗水

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

州沛縣東一百。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

王媪武負貫酒。貫，昭曰：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

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讎，如淳曰：及見怪，歲

疑為一人，故又曰武。

身言

文之

一

一

稱龍據腹

之類理或

有之若太

公往視則

怪甚矣

董份曰意

豁如也四

字最善扶

高祖

劉辰翁曰

王媪武負

疑為一人

故又曰武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一

一



負王媪以別之又言此兩家愈明

楊慎曰常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時則縱民觀故曰縱觀

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至步終高祖常繇咸

陽應劭曰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

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索隱曰崔浩云史夫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相經云魏人

呂公名文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

吏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

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費聲轉為進宜帝歎負進義與此同令諸大夫曰正

曰大夫客之進不滿于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乃給為謁曰索隱曰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

通刺而兼裁錢穀也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

坐上坐無所訕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

日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高祖竟酒後呂公

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

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

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

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

高祖本紀



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孟康曰古者名呂更休假曰告

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

正義曰以食飼人也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

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賢

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

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

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

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

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索隱曰

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爲之

謂之劉氏冠時時冠之及賈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正義曰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鄴上不得冠劉氏冠卽此也

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背亾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

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正義曰被加也

夜徑澤中

索隱曰言

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繇正路且從小徑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

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擊斬蛇 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

高祖斬蛇處至縣西 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

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

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

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

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

武乃改定○孚遠曰沈休文以為白帝金也金生水

白帝之子水也赤帝火也火生土赤帝之子土也然

則秦自謂水漢自謂土不為失 故哭人乃以嫗為不

誠欲答之 徐廣曰一作苦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應劭曰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

之 索隱曰廣雅云厭鎮也 高祖即自疑匿隱於芒碭山澤巖

石之間 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

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

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房易兆

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而不雨 故從往

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 常得季高祖心喜 孚遠曰高祖隱處豈不陰語呂后

耶陰而求求而怪皆所以動眾也 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 徐廣曰高祖時



年四十八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斬縣名屬沛

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

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索隱曰按漢書蕭曹傳君參為獄掾何為主吏

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人在

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索隱曰說文云衆不敢不以力脅之也

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百人

人已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劉為保障

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

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

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

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

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

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目愛恐事不

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

劉季諸珍怪當寶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

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

鍾惺曰陳安母有言事成猶得劉侯事敗易以亡蕭曹全用此意



凌約言月  
高祖起兵  
時規模即  
與諸公不  
同

楚僭稱王其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

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晉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

而豐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

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

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孫

屬山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

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成二十里戲亭北燕趙齊魏皆

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

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將兵圍豐二日出

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

敗於薛走至戲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沂縣有漢成縣故城沛公左司馬

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

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

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

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

徙今魏地已定若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

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

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

之已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七

余有丁日  
此一周市  
也書法如  
此疑誤  
蘇鐘曰此  
下事多同  
項紀後既  
詳此儘可  
從簡



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文頴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瓚曰涼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

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立景駒為假王在留

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

章耶從陳別將司馬尼索隱曰謂章耶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

兵士北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正義曰括地志云定楚地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

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

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以

之索隱曰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

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二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

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還引

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孚遠曰漢祖起事欲以豐沛為根本豐反屬魏大勢幾失

故數借兵復之及入關以後則從項梁月餘項羽已勢又在關中而豐沛非所須也

收襄城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

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

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名破秦軍

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

拔項梁與田樂同攻亢父救東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時破秦軍而榮節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屠之索隱曰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

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守濮陽環水文頴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宴曰依河水

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黃河水環繞作

壁壘為周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

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祀國今陳留縣

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正義曰在外黃雍丘東

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

兵夜銜攻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歿沛公與項羽

方攻陳留聞項梁歿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

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

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

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盱台都

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

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封為武安侯將

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

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

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并救趙令沛

王九思曰懷王遣八關當解救趙難于入關秦大軍在趙既有



嘗之者則  
人關差易  
為九

凌約言曰  
此出當時  
衆人意大

更公以其  
救之故  
曰諸曰皆  
而不著姓  
各斥可類  
見

仁義而西  
告諭秦  
長少令降下也

史記

卷之八

九

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索隱曰韋

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

當是時

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

子龍曰此皆不知兵家虛

實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

城無遺類皆仇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

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正義曰遣長者扶持

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今

徐廣

無此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子龍曰秦時兵皆在外而

內怨復米此不必全以兵力取而可

卒不許項羽而

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

乎遠曰沛公已自有成軍以入秦

大宜成故收敗

乃道陽至成陽與杠里

漢書音義曰道山陽也成

陽杠里

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

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沛公引兵西遇彭越

京淵射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昌邑

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拈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

索隱曰韋昭云遇剛

武侯

正義曰顧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

奪其軍可四千餘

史記

卷之八

九

高祖本紀



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蒞之軍正義曰並二將也并

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類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南縣酈食其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

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

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

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一商為將將陳

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

楊熊戰白馬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而川衛南

白馬城故衛之曹邑文躡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中牟

有曲遇楊熊走之滎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

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潁

日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

山為名一云轅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

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

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

馬騎與南陽守齧戰犍東地理志云南陽有犍縣破之略南陽

郡南陽守齧悉係城守宛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六城之南隅其



倪思曰曰西南有二而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項梁以來攻走臨未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

忘始欲汲汲赴要害擣虛邑耳此最兵家

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過閃自保得敵去

為幸何暇追襲此兵家勝算也故高祖攻

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保諭此意

獨死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

比也故子房憂之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恢者謀之

非宛計實酒計也

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

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南陽守欲自到

其舍人陳恢曰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

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

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

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

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索隱

曰韋昭云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邳州內鄉縣高武侯鯁晉灼

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高武侯鯁口功

臣表戚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

鯁也有穰縣疑襄當為還攻胡陽韋昭云陵在南陽南陽

穰而無禾字省耳還攻胡陽索隱曰析屬弘農屬南

君別將梅銜與皆降析酈索隱曰析屬弘農屬南

一名白羽析今內鄉遺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

縣酈今荊潭縣也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十一



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

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

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

來欲約分王關中。孚遠曰漢祖方欲入關而章邯叛

矣。此蓋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鄼生陸賈往說

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

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社預以為商縣武關又太康

地理志云武關當冠軍縣西。峽關在武關之西。子龍

曰是時秦必堅守兩谷。故攻河陰不得入。又與秦軍

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

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孚遠曰秦人已約降而復連戰破之。猶項王之於章邯也。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沛公兵

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

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正

日按天子有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索白素兩

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

詔璽用紫泥。則降軹道旁。索隱曰漢書宮殿疏云枳

此水之泥也。東去霸水百步。蘇林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

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



偶思曰兵  
八人國都  
重寶財物  
滿前委而  
去之還軍  
霸上極是  
難事此則  
可謂節利  
兵也

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付也遠西人咸陽欲

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焚噲張良諫乃封秦

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項王至得以遙謝而解耳

不然事未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吾與諸侯約

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必傷人及盜抵罪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

抵罪未知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

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

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索隱曰

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

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

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無

道形如爾也其水山原壁立數千仞谷中容一車無

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



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  
 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  
 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  
 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  
 方饗士且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  
 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  
 民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

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見謝項羽項

凌約言曰  
 敘帝所過  
 無得掠齒  
 以起帝始  
 敘羽所過  
 無不感滅  
 以該羽終

余有丁曰  
 按古者改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  
 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  
 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  
 羽怨懷王不肖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  
 下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乃曰懷王者  
 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  
 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

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項羽自立為西



朔不改月

據尚書伊

訓稱元祀

十有二月

史秦紀亦

曰冬十月

至遠實之

月則曰一

月而不曰

正考武成

可見惟周

人則改月

顏氏以寅

月為四月

非是

倪思曰此

直項世家

見羽召大

簡約又不

用懷王命

故直敘諸

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

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為名都廢

丘司馬欣為塞王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索隱曰因

葬太上皇改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

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在

相州安陽縣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

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章昭云當陽南郡縣名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

王都邾索隱曰大康地理志云楚滅邾將滅茶為燕

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

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

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

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李奇曰蝕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

川谷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崔浩云險絕之處

傍鑿山巖而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

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

制漢王然楚真

按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所以陪制漢王然楚真

以無新立王故



諸侯之  
慕從者  
教萬人  
則人心  
歸附已  
右一天  
下氣象  
矣  
凌約言曰  
此而來看  
羽紀別異  
重輕賓主  
之得體轉  
頓應接之  
無遺矣

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

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

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

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

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

里必居上游子龍曰長沙以南水皆北流從桂嶺而下也雖為上游實荒裔耳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

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

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

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

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

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

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川韓信之計從

故道地理志云武都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

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

遂定雍地子龍曰秦民怨秦久矣而使秦將王之欲使之拒敵此羽之拙也故以邯之善戰而

朝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令樊噲圍之而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三



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于龍曰未出關爭衡而先收邊地立根本自固

之策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

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滄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

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以迎

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

陽後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屬陳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

孫鏞曰此韓王信

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

渭南徐廣曰後河上徐廣曰中地郡徐廣曰關外置

河南郡舊每下旅邑必先立郡所以拓境自強也

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

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是錯傳秦時諸故秦苑囿

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

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

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

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歿

霍翰曰三老董公隱者也西階

韓太尉信為韓王以西向爭權也



史記

卷之八

六

之傳也為  
義帝發喪  
也猶夫甲  
馬之諫也  
異言同心  
有也帝納  
所之從諫  
弗弗之明  
驗也詳策  
所以畢收  
也

兵德秀曰  
不曰幸諸  
侯王而上  
願從諸侯  
王不曰擊  
百竹而日  
義帝者詞  
才迫切而  
意已獨至  
猶有古詞  
命氣象

故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  
遂封為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遂為義帝  
成侯如禮袒踊  
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  
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  
內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  
下從務東行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  
至徐州擊楚

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  
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

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  
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

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至蕭正義

州蕭正義曰在山陽郡與漢大戰彭城靈璧東正義曰在徐州符睢水

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  
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疆

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孚遠曰塞王  
漢兵至降漢及是漢敗又降楚項羽欣楚之所立  
不之責也故泥水之敗自剄以謝楚呂后兄周呂侯

史記

卷之八

六

高祖本紀



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

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

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

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

楚使龍且往擊之子龍曰齊反楚而漢得入彭城九江反楚而漢得從容歸關中楚之

自屈者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

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

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

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

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

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

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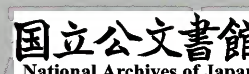
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

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太原今并州

上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并陘擊

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

柯孟春日漢王敗彭城下諸侯叛漢歸楚王至滎陽楚交之急乃遷櫟陽立千盈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圍之本矣復如滎陽命蕭何待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祀稷力稱帝規棋宏遠豈待定天下後而





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敖地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

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

城而歿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誰楚

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

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八關收兵欲復東袁

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

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禿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方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正義曰宛鄧州縣也葉汝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

李德裕曰殺身成仁

代有豪傑

身之義烈

未有係一

國之存亡

惟紀信乘

昔是以証

楚赴丹陽

尚存漢數

千年間一

人而已

唐順之曰

兵法云多

方以誤之

繼極曰表



漢得天下  
項楚楚離  
勝漢力疲  
而神亂矣

史記

卷之八

三

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  
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  
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  
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  
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  
目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  
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子龍曰漢之大勢在  
聯河北之軍以拒楚  
然不使楚疲於南應則齊趙之地未  
可得也故出武關用彭越皆虛着耳漢王得韓信軍  
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  
修武城東欲

授鄭忠  
之說即  
去至所  
謂也  
務也

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

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  
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

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  
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

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

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

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

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三



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

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

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

水正義曰在成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項羽

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滎陽東項羽至盡悉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

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

綬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

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

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

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

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

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八

至九思曰  
項羽勢衰  
在絀義節  
三節而高



祖數羽十  
罪顯置之  
未蓋據事  
之先後次  
不敘之非  
輕弒逆也

劉辰翁曰  
傷胸要害  
君幸捫足  
極未易矯  
毋令楚乘  
勝于漢語  
極有力汲  
汲入聞置  
酒留飲四  
日文老安  
心蓋懼傳  
聞之誰也

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  
罪四又疆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  
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  
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  
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  
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  
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苦乃與公挑  
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疆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  
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  
皐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  
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  
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索隱曰欣自到於汜水上令梟之  
於櫟陽者以舊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  
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乎遠曰彭越為  
漢擊楚而田橫  
失國往從之橫心未嘗不附漢特與淮  
陰侯有隙耳故漢祖後召橫欲王之也  
項羽數擊彭  
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

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索隱曰應劭云在滎

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

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

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

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

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潁水而守之用張良計

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

固陵

晉灼曰即固始

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

迎之武王行屠城父

正義曰父音

隨何劉賈齊梁諸

侯皆大會垓下

徐廣曰七月

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李遠曰黥布稱

為武王本傳不載未知何所承也當是叛楚以後未歸漢以前假為此號猶項羽自稱霸王耶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

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

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

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費

侯孔廡費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

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

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李遠曰楚兵雖敗猶尚全軍項王乃棄之

揚與曰敘高祖典羽決勝垓下僅六十字而陣法戰法之奇皆具柴將軍在皇帝後此以上陣法也淮陰侯先合不利以下戰法也曰不利用奇也



既却而左  
右兵縱圍  
其不利而  
乘之此戰  
法奇正相  
生也

按紀中  
凡奪軍  
者三帝  
未嘗一  
日忘信  
也信可  
以見幾  
矣

揚真曰皇  
帝曰義帝  
無後請至  
此使人神  
觀頓改歷  
幾載縞素  
之有本末  
也

而走書法曰是以兵大敗著其  
失也蓋楚兵輕能勝不能負也  
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  
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

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  
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

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  
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

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  
家甲午徐廣曰二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高祖即

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  
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  
皇帝曰義帝無  
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泗州下邳縣

是楚王韓  
信之都  
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

城是梁王  
彭越之都  
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翟縣是韓王信

之徒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  
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  
之芮墓在長沙縣非四里  
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  
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



史記

卷之六

三

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

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

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

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

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

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

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

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

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

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

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

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十八都閔中高祖

是日駕入都閔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

史記言曰  
曰是日從  
善之決也  
書法

史記

卷之六 高祖本紀

三



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大尉盧

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

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

幾忝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

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

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

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

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

金五百斤索隱曰晉劉寶云善其死十二月人有上

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子龍曰信罪未見而執之恐天下不服故下赦

令以安諸侯之心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宵劉顯去相傳作肯也因說高祖

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

戰百萬秦得百二焉索隱曰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

二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

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但立交相避故云十二

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地形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夫齊東有

琅邪卽墨之饒南有秦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

津號黃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海地方二千里持

戰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齊得

十二焉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故此東西秦也非親

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

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

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

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封吳

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

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

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大原索隱曰

陽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

築城於武周襄以備明城

場悞曰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

如云軍上奮勇無一不當百又

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

王應麟口書分封如此則函谷

之內外淮水之東西活然可見



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  
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屬  
門即馬邑  
縣城也  
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  
徐廣曰在土郡曼丘臣

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

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

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  
匈奴圍

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  
子龍曰平城在太原之北韓

征者欲破匈奴而并取  
太原也然而兵力疲矣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

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雜陽至長安長樂宮

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索隱曰漢儀註高祖六年更名成陽曰長安三輔舊事謂

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

日真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東北十里

張安故城中顏師古三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  
事謂見之徒皆諸北關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

北關為 立東關北關  
索隱曰東關名蒼龍北關名玄武無西南二關者蓋蕭何以厭

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關門觀也秦家舊  
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關北關蓋取其便 前殿武庫

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

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

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

按蕭何治未央宮壯麗為空高

高祖本紀



帝都赤  
之意

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李遠曰文終治宮室

過壯為定都計也又以留守關中政自己出高祖乃

若作宮村陋疑于奉上不足非自固之道

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

漢柏人屬趙國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

王劉仲棄國亾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郿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

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

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江漢之間謂小見多許

狡猾為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王劉

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

宮室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

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正義

曰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懷愴不樂高祖切囚左右問故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三



身言

卷之八

三

答以平庄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雞蹴鞠以此為  
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  
太上皇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  
乃悅

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  
定臧荼有功

封陽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  
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子龍曰凡有反者必  
須先下赦令可為法九月

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

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土曰吾

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

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正義曰

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擊聊城正義

莽時乾今滴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日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

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漢使將軍郭蒙

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

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

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

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

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  
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

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

呂祖謙曰  
史記書分  
趙山北立  
子恒為代  
王蓋子長  
遊歷四方  
識輿地之  
天勢故其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三



之法簡明  
得聖名山

川之餘意  
若比類非

一漢書多  
改之班氏

蓋未達也

欲反子龍曰欲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

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

淮楚王交乘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

布乘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

日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韋昭

口筑古樂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

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

故鄉吾雖都閔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

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

日漢書註沛人語初發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

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

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

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

留止張張晏曰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

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

張千古帝  
王赤幟高  
帝哉

太風三言

王世貞白

慨淋漓

茅坤曰以

下敘得感

慨淋漓

王世貞白

太風三言

張千古帝

王赤幟高

帝哉



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因請乃并

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孚遠曰沛既已復不宜置侯國

或從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

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括地

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上地十三州記云十一

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

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昭王之齊湣

王索隱曰宣王之子趙悼襄王索隱曰孝成王之子皆絕無後子守冢

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放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

時燕王盧綰使入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

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

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孚遠曰呂后欲誅將相大臣辟陽侯迎其意故言燕王謀

反有端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

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

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

治於是高祖媢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

王釐曰漢書無已而



二字則問  
太遽

倪思曰呂  
氏以一婦

人問國事  
時蕭相國

無恙既問  
及相國死

後又問其  
次何其慮

深也

高帝不托  
天下于平

勃而托平  
勃于呂后

知國手棋  
數手者後

乃知其用

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

次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

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

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

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

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

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

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

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

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

嬰將十萬守榮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

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

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

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亾入匈奴丙寅葬

徐廣曰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太上

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

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群臣皆曰高祖起

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

史記

卷之六

高祖本紀

已巳

高祖本紀

卷之六



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  
 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  
 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  
 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云上幸  
 豐祠高祖於原廟駟案  
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  
 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  
 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  
 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  
 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  
 徙為趙某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

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  
 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  
 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  
 月車服黃屋左纁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  
 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  
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  
 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土即號  
 沛公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彤雲縈陽素靈告豐龍

王維禎曰  
 此論只言  
 沛公能變  
 秦苛法得  
 天之統故  
 有天下此  
 本論也



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奔功王我已蜀  
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卽位咸明築  
言成加四海  
遷歌大風

平姑樊興承始是變動人不新野天孫矣博以十  
故周秦之間何謂文姬矣秦姬不與只細麻也豈不  
人以善姑姑對其昔以忠三王之節昔辭難絲而斷  
以姑姑之始小人以眼姑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始小  
太史公曰夏多姬忠忠之始小人以與姑與入承之  
南風王尋水燕王也

史記卷之九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吕后本紀第九

索隱曰吕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  
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  
爲吕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  
吕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吕大后者 徐廣曰吕后父吕公漢元年爲臨泗高祖  
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迫諡曰吕宣王

徵時妃也 駟按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帝女魯元

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 瓚曰漢秩祿令及  
茂陵書姬內官也

史記 卷之八 吕后本紀

重日言  
後時復言  
妃者古妃  
字妻之通  
稱



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好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愛幸生

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

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

閑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

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

高祖定天下所誅人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故事徐廣曰各澤追封其子呂台為

酈侯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

曰惠帝二年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

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曰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

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

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

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

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囚戚夫

人而召趙王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使者三反趙相建

宋濂曰高

祖知呂后

與戚夫人

有隙然終

不殺者以

惠帝不能

制諸大臣

故戚氏

不顧為天

下詠大臣

皆呂后力

而先以剛

毅標目此

所謂說事

之端也



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

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

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

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

鳥食蠖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犁明孝惠還起王已死于是迺徙

淮陽王女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大

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

曰人薨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薨孝惠見問迺知

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

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

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平遠曰人后召惠帝

專政也惠帝力不能制故因病不聽政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

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

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

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



茅坤曰此  
奇計與長  
公主所獻  
上林之地  
同

鍾惺曰此  
處終是婦  
人

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  
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  
徐廣曰士  
一作出 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

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

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

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  
王故公主得為太后 呂后喜

許之迺置酒齊邸 正義曰漢法諸侯  
各起邸第於京師 樂飲罷歸齊王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 索隱曰  
漢宮闕

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  
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半也 諸

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皇甫  
謚曰

帝以秦始皇三十七  
年生崩時年二十三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

辟彊為侍中 應劭曰入侍天  
子故曰侍中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

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

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

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

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平遠曰此丞相者未知右丞相陵左丞相平也然陵  
能持白馬之議以折太后則用辟彊計者疑曲逆侯

也○子龍曰留侯乃有此不肯子李文饒云使子  
房而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而世乃稱之何也 太

史記

卷之六

呂后本紀

四



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

丑葬駟按漢書云墓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

表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前謚曰去長陵十

里去長安北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

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

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

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

陳仁錫曰

與高帝噓血盟索隱曰噓鄒氏前使接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

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

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

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

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

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

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

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

當時羣臣  
蓋如王陵  
稱制吕后  
旁視者宜  
董想

軍份曰  
氏之禍漢  
在將兵居  
南非軍而  
不在為王  
故封王之  
謀平勃不  
甚力爭益  
既失之于  
前故欲緩  
也  
者之于後



馮○正義曰括地志云竟  
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 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

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宜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

王子章為朱虛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 以呂

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 徐廣曰姓齊 少府延為梧

侯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 乃封呂種為沛侯 徐廣曰

子呂平為扶柳侯 徐廣曰呂戶姊子也毋字長姁○

州信都縣西三十里 張買為南宮侯 徐廣曰其父越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 韋昭

陳留子不疑為常山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

東地 子山為襄成侯 弘農漢書襄成侯唯云各弘蓋

史省 子朝為軹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

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

呂王 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 太后許之建成康侯

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 徐廣曰

子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

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

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俞

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 呂更始為



贅其侯

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

呂念為呂成侯

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

及諸侯丞相五人

徐廣

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宣平侯女為孝惠

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

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

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李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美人子即後宮所生非必呂氏言懷身而入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宮者非也

立為帝帝壯可聞其母歎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

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

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

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

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悖亂不能繼

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

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

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

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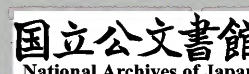
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



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  
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七年  
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  
諸呂女妬怒去讒之于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  
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  
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  
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楚兮君天

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

歿今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  
歿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  
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  
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  
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  
弟呂頴有女為管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  
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廼以劉澤為象邪王以  
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





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

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為歌詩

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乎遠曰趙王自

愛姬也懼有前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

廢其嗣宜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

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

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

侯蓋號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

曰武信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

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

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

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

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

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

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條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

廣日今細陽之池陽鄉○乎遠曰呂后妬甚殺姒于呂

氏諸女以殺兩趙王而封張敖兩姬子何也將魯元

主特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

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呂榮

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

孝坤曰文  
帶不敢徒  
趙便有畏  
呂后而自  
遠之識

史記

卷之九

呂后本紀

九



鍾惺曰呂

后師署後

事始此雖

百鄰奇何

為哉及呂

祿婦將印

呂嬃聞之

大怒呂后

獨有兩女

子產祿奴

才耳

按呂后

遺詔後

賜所以

為身後

恩澤

為祝茲侯

徐廣曰呂后昆弟子

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

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七身有加異者典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

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

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

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

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遂

密母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將相列侯郎吏皆

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

帝后高后已薨皇南諡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

審食其為帝大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

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女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

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

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

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

王欲發兵共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

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

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諸



史記卷之九

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于弟悼惠王王齊悼  
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  
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非殺三趙王滅  
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  
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  
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  
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卒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  
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  
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權兵閔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  
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

其德秀曰  
高祖為義  
帝發喪告  
諸侯曰願  
從諸侯王  
於楚之殺  
義帝者齊  
王道前侯

書不曰誅  
諸呂而曰  
入誅不當  
為王者其  
意願同猶  
有古辭命  
氣象

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  
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閔中內憚絳侯  
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  
齊合而發猶豫未決常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  
山王朝各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  
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  
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大尉絳侯勃不得入  
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

史記

卷之九

呂后本紀

二



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

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

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

祿趙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

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

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

印以兵屢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

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

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乎遠曰呂氏之

潘耶寄說未工而得行者呂氏之才下也使人報呂

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

決子龍曰寄之說祿則許允陳泰之說曹爽也何以見聽真入奴耳呂祿信酈寄時

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

氏今無處矣廼悉出珠王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

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留行御史

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

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

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

楊維禎曰或問酈寄為喜友乎曰漢之賣友則有其人如酈侯尸牖是也雲夢之傍鍾室之給埋致淮陰以寬歎一子實友君



朱昱曰戰  
國策王孫  
賣入市  
曰淖齒殺

陽主欲典  
我誅者祖  
石從者四  
百人典之  
誅淖齒周  
勃誅呂氏  
用左祖之  
策本此

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

平侯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口索隱曰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

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表先說

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

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徐廣曰音况字也遂

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

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

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

北軍子龍曰凡定內變必須得禁軍觀唐夫子重俊

如是之所以敗玄宗之所以勝皆在此甘露之敗亦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

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

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人徘徊往

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朱

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誅一作公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

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

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



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

按師古云節信

因謁者所持之

節用為信也章

與謁者同車故

為門者所信得

人長樂宮

邵經邦曰武后悉誅

唐宗室而呂氏不殺

朱虛侯者以齊為之

殿也然呂氏徒以女

親人而不知所親非

以女也以兵強呂而

不知所強非以兵也

郎中令掌宮殿

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

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

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

之卒西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

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

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

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其

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

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

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

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

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

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

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子龍曰世亂先有功齊固宜立者也





立代日幾授齊兵各矣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廼曰代

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

乎遠曰薄昭後殺漢使者亦不爲謹良也大臣以且齊王起兵英氣難測又劉澤怨之故申代屈齊也

立長故順以仁孝聞于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

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宴曰備漢朝有變

欲馳還也後九月晦日已酉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

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

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

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大僕汝陰侯滕公

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

執戟者培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

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

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

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

何爲者而入乎遠曰是時禁衛之士皆有守不貳其心猶有僕御正人之意非後代所及

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

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



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帝年諡法未宜載之蓋史遷未定之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

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

稽衣食滋殖

素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恣惟狹猜疑置鳩齊殘穢成姬孝惠崩頹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弘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倉狗為苗

史記卷之九

史記卷之十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駟按漢書音義曰諱恆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

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

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

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

吕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按漢書太要張此惟詔書稍詳



問左右郎中今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  
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

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此以迎大

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

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奉臣之

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起人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

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于

犬之牙不正相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此二

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人北軍索隱曰即紀通一呼士皆左

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

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乎遠

臣擅命雖足為變然執權者多方今內有朱虛東牟

不能相下則不敢萌異心也

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

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

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



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

正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索隱曰荀悅

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代王曰寡人固

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

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孚遠曰遣薄昭見

之情亦以自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

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

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而使宋

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索隱曰三輔故事

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

又關中記云石林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

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

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索隱曰言

處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

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

邸屬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

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

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

不註其



故總謂之子

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

侯終母列侯頃王后

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駟按蘇林曰仲子滂為吳王故追謚

為頃王也○乎遠曰公議廢立事而以婦女與琅邪二人為冠首非體也或尚有呂后時遺風耶

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

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

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

曰楚王父

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

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非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羣臣猶

稱宜乃更迴坐示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

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

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

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

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

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察行清

靜殿中以

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朱

央官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滇無南北軍

乎遠曰誅諸呂定策

立皆兩軍之力也故宋昌為衛將軍鎮撫之則已收兩軍之心矣

以張武為郎中令

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

重份曰前馳至滑橋馳入代邸用二馳字此又云即日夕又用二夜字蓋

史記

卷之十一 孝文本紀

四



核不容間  
事須如此  
亦見文帝  
脆夢神速  
知大計也

史記 卷之十 四

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主人階也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

丞相正義曰此時尚右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大

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

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

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

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

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

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即益封太尉勃萬戶賜

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

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

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陽

史記 卷之十 孝文本紀 五



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

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

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

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

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

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及害於民為

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

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

帑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

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

人民未有謙志索隱曰謙者不滿之意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

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

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

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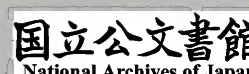
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于國家之大體

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

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

此詔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書之木紀太史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賢意故也

吳祖謙曰按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





太子者德  
惠帝繼嗣  
不明之禍  
文帝所以  
固讓者蓋  
踐作之始  
懼不克勝  
所言者皆  
發于中心  
非好名也

楊慎曰文  
帝八男景  
帝與梁孝  
王同竇后  
出代孝王  
參梁懷王  
楫諸姬出  
也豈得為  
同姓哉度  
其意謂天  
子當以貴  
族為后宜

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  
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  
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  
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  
於立有天下者無長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  
皆亦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  
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  
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  
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  
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  
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封將軍  
薄昭為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  
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言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  
故立太子母也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  
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市帛米肉各有  
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  
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



安于諸侯之異姓者

如周之齊姜今諸侯

皆同姓無異姓而王者則立后

當以太子母為正一

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漢書

作脩字治定論封見

帝不私代却臣也

凌約言曰先施德惠

宋論代來功又次論

漢中功觀大史所叙

知帝王施政統意皆有深意也

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

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

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

侯從高帝八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

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

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

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

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三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索隱曰按

郭侯不同者蓋後徙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封于郭郭屬距鹿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

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

平專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

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

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田教馴其民正義曰馴其令

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





鍾惺曰遺  
列侯之國  
百有淫意  
而出言得

陳仁子曰  
帝在位二

十三年日  
食者四甚

至幸星地

震早蝗大

水學見盤

出當是時

無主權之

下移也無

儉人之在

初也吾意

從應何如

強而八寇

耳帝猶引

躬首過所

以無過也

官者詔所止持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

蝕則望而云晦日

十二月望日又食

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

反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

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

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

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

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

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

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

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恩之所不及白以告朕

乎遠曰白宜作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

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

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皆以給置傳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

下先籍者帝

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歿朕甚憐之已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東牟侯與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  
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  
濟非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  
乎遠曰文帝精老子之術於立太子封諸王脩代來功見之皆後已以視不私也上曰古之  
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幘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誹謗  
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  
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

相約結而後相謾詛上也謾者謂中道而止之也

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

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

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

之國乎遠曰遣丞相就國亦以牧大臣之權言詞深隱不見猜防絳侯勃免丞相就

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





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

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索隱曰應

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各

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有征賦註云甘泉

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

弟母使害邊境所以輸遺曰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

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教無道

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頰陰

侯濼嬰擊匈奴匈奴云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

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大原見故羣臣皆賜

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

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

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及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遺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

賀為將軍軍滎陽徐廣曰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諡

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

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

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



興居去來亦赦之

徐廣曰雖始與興居及今降赦之

八月破濟北軍

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

母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

反遣入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

臣議皆曰長當棄市

平遠曰廢徙諸王用有司彈事不欲出自人主傷親親之恩也

始見于此

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

處王蜀嚴道邛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

曰嚴道邛都縣不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歿上

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

人為淮南王

索隱曰各安阜陵侯也

衡山王

索隱曰各勃安陽侯也

廬江

王

索隱曰各賜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

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

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

齊太倉令淳子公有罪當刑

索隱曰各憲為齊夫倉令

詔獄逮徒

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

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



陳傳良曰  
以一女子  
言改皆年  
之故典非  
其勇不及  
此

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  
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  
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侈而民不犯正義曰留書刑法志云五帝畫衣冠而  
民知禁犯黥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  
犯臠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何則  
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顏綠投之於市與眾棄之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孟康曰黥劓二左  
右趾合一凡三〇  
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  
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其咎安在非

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  
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母由也朕甚憐之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  
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  
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  
者母以異李奇曰本農  
也末賈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  
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印徐廣曰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

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孚遠曰上

言遣三將軍軍邊地也不著姓名周舍張武此二將軍屯京師車千乘騎卒十萬帝

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

奉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東陽

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赤姓董樂布為

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

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

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

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

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開祠官祝釐如淳曰釐

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

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

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

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

易終而復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

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

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孚遠曰秦既水

按師古云縣古懸字縣

作彌長

直德秀曰文帝過則百戶福則衆共上帝生用心也



德漢復稱水德非也將以  
秦爲閏位不紀其數耶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

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

議毋諱以勞朕駟按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爲勞有司禮官皆曰

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

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

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

富有玉英見山埔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

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

以新垣平候日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

族平遠曰文帝寬仁新垣平罪至族乎遠曰文帝寬仁新垣平罪至族以妖誣不道故不用常刑也

後二年上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

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

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

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



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  
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若萬民為之  
恒惕不安未嘗一日怠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  
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軼如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及  
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  
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幸民和親已  
定始於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

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各後此官改為光祿勳

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各為中大夫軍飛狐如淳曰代郡蘇林

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日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陰名將也鴈門陰館

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索隱曰按

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宗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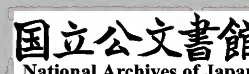
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悱軍棘門

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李暹曰此亦三

將軍屯邊郡三將軍屯京師也俱著姓名其文愈明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

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也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

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爵





王赫曰太  
更公深服  
孝文治道  
醇厚故其  
未復摠叙  
諸善狀以  
深著德化  
亦古休也

龍曰此民相買賣而言不與焉然  
必是所賜虛名若今之散官也  
孝文帝從代來即

位二十三年宮室範圍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  
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

猶有臺之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

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衣

如淳曰賈誼  
云身衣卑絺  
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

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

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

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

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

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乎遠曰後

代史書摠叙俱在卷末此  
則在遺詔之前又一體也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

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

真德秀曰  
高帝無詔  
景帝以後  
亦不復有



蓋持出帝  
意而非故  
事也觀其  
詞非知歟  
生之說者  
不能孰謂  
帝不知夢  
乎  
鍾惺曰文  
帝遺詔薄  
葬本出老  
莊而以虛  
懷謙致務  
之不露奇  
言異迹不  
爾是揚王  
孫矣

黃震曰按  
文帝遺詔  
短喪議禮  
者汎焉然  
觀文帝制  
禮為民惟  
恐妨之至  
於彌篤在  
帝不失其  
為厚為景  
帝者所宜  
如禮不可  
苟徇其言  
自流于薄  
亦后世不  
以為訛而  
反訛文帝  
何哉

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  
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  
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人之祭祀以重  
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  
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  
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  
如淳曰與發聲也  
得卒天年已善矣  
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  
服虔曰踐剪也謂無斬衰也  
晉灼曰漢語作踐徒踐也經帶無過  
三寸毋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  
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  
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  
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服虔曰當言大功  
小功布也織細布  
衣也○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  
于壙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  
佗不在令中者皆以  
此今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  
其故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  
流不遺絕也就其水各以為陵號毋有所改

史記  
卷之十  
孝文本紀  
七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

遣歸家重絕人類也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

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

盧大經曰漢文帝以

以為墳故

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

七月己亥崩乙巳葬

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

皇甫謚曰霸陵去長

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

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旦侏酒八月成各曰酎酎之言純也

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

孝惠

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

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

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

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白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



之舞文頴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以明休德然後祖

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

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

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

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

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

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宴曰

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先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

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

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

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善人之

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

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誠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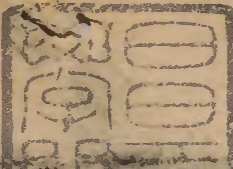
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北遇大橫宋昌建策絳侯

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

絳前謗政簡刑清締衣率俗露臺不營法

寬張武獄恤緹繫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史記

卷之十

孝文本紀

十







